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月十七日巳酉盡十八日庚戌

十七日巳酉駕幸飛山營閱砲 遺史曰上出郊按砲  
而竿折拽砲人有死者上不悅賞賚有差因登城北壁  
而還是時金人在河東河北謀兩路侵入有砲五百餘

座在郊外不收入城兵部則曰屬朝廷係樞密院合收  
樞密院則曰自有所屬耳軍器監提舉官內侍也方以  
罪去京城所則曰京城所掌守禦也未守禦何預于我  
哉或謂駕部當理會駕部則曰庫部何不收終不能盡  
搬入城既金人至城下盡為攻城之用 靖康小錄曰  
十月二十日聞真定失守唐恪勗昌耿南仲猶且誣奏  
以謂真定通判獻城敵豈能破也又邀駕教砲七十座  
議者以謂萬乘之尊出教七十座砲縱砲之可以殺人

能得幾人尼堪再陷龍德府是日尼堪至城下言要  
守臣出城議事是日通判李諤出城入尼堪寨見尼堪  
言我今提兵問罪趙皇去不攻你城但將犒軍酒食糧  
斛來我等乘夜過去諤入奉聽是夜入城言于知府張  
有極言可與父老共議遂呼在城父老等語通判昨日  
相見言不打城壁只要犒設酒食等物可否良久衆皆  
曰如此是拜降也如通判要與即與男女等只願守城  
遂不出報次日早尼堪使人來問犒設物衆官上城城

上人云前日李大夫許我犒設昨日何故不送來父老  
喧言罵詈這裏無犒設物諤止之云又不可但與他所  
許物無使攻城萬一不虞悔之何及將官言公莫待反  
耶遂以刃中諤而敵遂攻城城陷殺戮甚衆劫掠無遺  
知府張有極被俘

十八日庚戌范訥除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河北  
河東路宣撫司制曰推轂以行所以示倚成于闡外築  
壇而拜所以隆聲望於軍中屬嚴武服之共載修戎備

之飭時謀元帥斯得異能咨爾薦申聽予誕告右金吾  
將衛上將軍提舉亳州明道宮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九百戶寔封七百戶范訥莊毅而不撓靜深而有謀  
職該事物之微學貫韜鈴之要慷慨自許蚤蜚英於武  
科發聞性休久積代于顯位承樞機之密旨寄兆隴之  
中權巧間祠宮避寵環尹朕方軫疆陸之顧頗深輦鼓  
之思對以燕閒有言可績寄之綏撫非爾而誰是用還  
之旌旄進律益川之重盛其車服視儀亞傳之崇於戲

時方艱虞民亦勤止兵選奕而不振惟紀律之宜明將  
虓憤而寡謀惟節制之宜審非畫畧無以制勝非忠義  
無以感人隱如長城茲有全策俟佇爾功之茂庶幾吾  
國之寧可特授檢校少保寧武軍節度使充河北河東  
路宣撫使加食邑五百戶寔封二百戶 金人陷麟州  
建寧寨楊震被害楊震宗閔之子也既冠從戎以斬馘  
功補三班差遣從討方臘至台州黃巖縣又解台州之  
圍進官修武郎知麟州建寧寨金人攻寨欲降震不從

時寨兵精壯者悉從折可求死于交城之戰所餘老弱  
百數守弗堅震奮力守城金人急攻閱旬日城中矢盡  
城陷震死之震之子名沂中方從征河朔得免於難次  
子居中執中亦被害 詔河北河東便宜行事詔書朕  
通好鄰國屈已增幣無所不至所以保守疆土全養生  
靈敵未退師攻陷城邑每聞邊報痛切朕心已令盡天  
下之兵矣凡爾州郡豈可嬰城自困徒待其斃今仰河  
北河東諸路帥臣傳檄所部州軍各得便宜行事合從

連衡相為救援見便即動無拘一律其見任官能與鄉里豪傑率衆捍敵得守城邑大者寵以公爵次者授以節鉞或登用于朝廷世襲其地各宜體國奮然自効無使鄉里墳塋坐受殘破父母妻子生致離散朕祈於皇天告於宗廟北顧流涕明告此言忠臣義士莫不動心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京師士民讀詔書往往泣下真定府陷報到京師朝廷以新失太原又聞真定府之報上大憂之患將帥非人思得英豪之士以衛兩邊乃下哀

痛之詔 詔河東河北清野詔曰朕嗣有大統屬時艱  
難外侮憑陵元元被害於是捐棄金帛寶玉不可數計  
以救百姓于塗炭之中敵纔退師痛自抑損斥去華靡  
日惟蔬食卑詞厚幣繼修和好通賂之使項背相望凡  
有所求悉從其欲袞冕車輅稱號之義猶無所愛所以  
保守土地全活生靈而敵勢未已動起兵端必欲割我  
土地殘我人民覆我宗社使吾百姓父母妻子悉被驅  
擄財物積聚皆遭劫奪忠臣孝子自當體國念家人自

為戰令下之日應河北河東京畿便行清野保守城邑  
其有聚徒結衆捍敵功自節鉞以下皆以充賞仍仰州  
縣預以名聞若自能斬首獲級者皆倍軍功凡我赤子  
與其殘于敵人之手流為異域之人孰若從危即安轉  
禍為福興言及此流涕無從其餘諸路有忠義之人能  
率衆勤王或立功河北河東者並依此推恩咨示爾衆  
咸體朕意 臣僚及催發諸路勤王之兵臣僚上言竊  
以去年之冬金人入攻出我不意故河朔諸州堅壁不

戰天下諸州或不勤王守臣之下皆置而不問恕其倉卒失措也今年自春夏以來皆知金人必復深入若天下諸州或不勤王以致大河失守都城危急則事平之後當行軍法今者敵將逼河伏望睿斷行下樞密院疾速施行若事平有功則當以次推賞古者侯伯之國州牧統之以夾輔王室有急而後至則斬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自古及今未有賞罰不行而能使人赴難不避者唯陛下聖察奉聖旨依奏其

勤王若敢後時當職官並以軍法從事

十八日庚戌詔求人材詔曰修舉政事全藉人材人材甚難所宜愛惜詎以一眚遂廢終身除係籍挾姦害政罪狀明白不可任使外餘皆隨才收錄勿謂曾經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輩薦引遂皆棄逐庶士革心以應時用三省及臺諫官深體此意以示至公尼堪等令楊天吉王芮持書問朝廷遺契丹梁王及伊都蠟書并元割三鎮書曰大金古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皇子右

副元帥同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頃因啟釁以致連兵  
曲直所歸彼此自見思得尋盟之計用申割地之言厥  
後事因稽留元約復變况上皇之鑒未遠抑亡遼之戒  
在前既思再造之功可忽輕忘之意將久保有成之信  
盍早畫元議之疆曾自為辭管行制送今則反假士民  
之固守更張軍勢以解圍茲事難圖昔言安在廼者  
差蕭仲恭趙輪等賫書報復回日輒受間諜之語陰傳  
私結之文敢蹈前非又在今日為定申過朝廷奉到宣

命據此釁惡更喻上皇仰就便差官問罪從長相度施行今差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昭德軍節度使王芮充問罪副使前去若深悔前過請令皇叔速趨皇帝弟暉王并太宰一員同詣行府賫書陳謝過咎仍據元割三府誠諭並令開門以待撫定苟不能此的示所圖謹白先是麟府折可求獻夏國之北有大遼天祚子梁王與林牙蕭太師統兵十萬出榜稱金人不道與南朝奸臣結約毀我宗社今聞南朝天子悔過遜位嗣君聖明如

能合擊金人立我宗社則前日敗盟之事當不論也吳敏以為然乃奏上令致書梁王由河東入麟府遂為尼堪遊兵所得 宣和錄曰先是斡里雅布軍既還燕山尼堪尚留隆德府詔遣路允迪以和議書至尼堪聞斡里雅布大獲金帛屢遣使數輩來意在求賂時勤王之師踵至大臣有輕敵意猥曰吾兵強盛如此當與敵抗衡而滅之彼既領吾肅王等過河吾胡為不留其使與之相當於是館其使者等逾月不遣有部管趙輪者燕人

狡獪懼不得歸乃給以情告館伴猶倥曰金人有耶律  
金吾者領契丹精銳甚衆貳於金人愿歸大國可結之  
圖其主猶倥以聞朝廷大臣即信之以詔書授輪賜耶  
律納衣領中仍賜輪等各帛千疋白金千兩輪還首獻  
其書于尼堪尼堪大怒以輪表聞其主具道南宋反覆  
之狀得報云深入攻取事無大小皆委元帥府從長措  
置施行 靖康要盟錄曰先是於四月因金使蕭仲恭  
等還朝密賜耶律大師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

于左金吾耶律上將軍右都監耶大師昔我烈祖章聖  
皇帝與大遼結好于澶淵講信修睦百有餘年邊境晏  
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鬪之事通知遠久  
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縻天祚剪滅其國在  
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危而奸臣童貫等  
迷國擅命沮遏信使納結仇讐賂以金繒分據燕土金  
匱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弗遵人神恫怨致金人之強暴  
敢肆陸梁俶擾邊境達于都畿則惟此之故道君太上

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  
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輒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  
日大臣先誤國貽禍皆已竄遂思欲親仁善鄰以為兩  
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  
趙輪之來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  
冀假中國詔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宜國人無如金吾  
者適諧至意良用欣懌昔聞金吾前為遼國將兵數有  
大功謀立晉王寔為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

禍去國向使前之謀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  
律氏不亡于天祚不害其為忠而於耶律氏之計行至  
忠矣宗社之英天人所相為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  
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于外宜有西南招討大帥之助  
雲中留於尚書願忠佐之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  
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唯  
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輪面道委曲天時  
蒸染更冀保綏 靖康遺錄曰先是幹里雅布退師回燕

山遣蕭慶來催前所許金帛詔三省同議所以待慶者  
衆議以敵人要盟城下請割河北而并入河東自敗元  
約敵人貪而無信不可復與金帛請收其使者于是送  
蕭慶于都亭驛一小屋中封其戶傳食以過凡數日徐  
處仁吳敏當國建議謂蕭慶本契丹人為金敵所滅不  
能無怨不如善遇之使歸與伊都謀共興兵以破敵上遣  
吳敏至驛慰勞蕭慶始令開戶慶見敏即痛哭投地敏  
令左右扶起以上意存問之謂之曰本朝皇帝以金人

渝盟而來督金帛羣臣不忍故請留大使于此皇帝以  
大臣本契丹懿親奉使而來元非得已謂大使良苦遣  
敏奉候慶泣謝因陽罵云金人反復無信義始與臣國  
約和取其金帛而竟滅之乃立異姓稱藩國臣之王契  
丹外孫也強見逼立非其本意每言天皇創業踰二百  
年一旦淪亡未嘗不泣今大臣誠能賜以誓書約為兄  
弟如先朝南國故事願歸約國主舉兵相應上以報大  
朝之賜下以復國家之讐破金人必矣即大朝遲疑不

決本朝孤弱唯其所制中原之難未有既也敏心喜以  
為誠然退奏慶言如此因請賜伊都書令慶賚去厚待  
禮之慶得書遂行始過河即宣言南朝有書令我約契  
丹共滅大金并書馳驛送至尼堪由是敵愈忿矣以  
工部侍郎王雲借尚書持書從王芮使于軍前書曰姪  
大宋皇帝致書于伯大金皇帝闕下謹遣使人往敷誠  
悃睿明兼照當蒙洞察往者信用奸臣童貫姦謀誤國  
遂致連兵頻年不解逮初嗣位即有悔誤之心頗聞聖

情亦有和解之意及皇子郎君之至汴城自無力攻之事國相元帥之圍并州止守從初之約載惟信義實不愆違乃出聖慈夙深告戒頃者姦臣一二近在朝堂但知宰輔之言所當聽順豈期離間之事輒敢肆行將使兩國之情義不通懼欣不接姦邪之罪若此竄斥之典何逃瑕垢盡除羣情所快今茲循省已自篤于私誠亦冀寬明無或追于往咎顧三鎮乃祖宗之地當務保持况大國有伯姪之親宜蒙宏恕願以賦租之入增為歲

幣之常還守舊疆別為信誓如此則仁恩之厚何可彌  
忘盟誓之堅自應循守上符天道下順人心博易交通  
不乏四方之貨耕耘自若遂安兩境之民緬想聖懷亦  
同至愿不宣謹白 又書昨回告發知有絹書奸人詐  
偽何所不至若兩國通和貼然無事則無隙可乘姦人  
不和緣此捏造意在間諜頃者按治已正典型諒惟聖  
明特加洞照遣王雲去面道其詳王雲口陳雲等奉本  
朝皇帝口宣自今春大兵至城下荷大金皇帝許再結

懽盟皇子郎君成此恩惠社稷再安生民休息但本朝  
大臣有懷姦之人致信義有虧今盡行竄逐專遣王雲  
陳謝有下項事令雲告求皇子郎君謂如三鎮有太宗  
皇帝行宮先祖陵寢在內及諸州民情愚迷顧戀若行  
征討百萬生靈性命可憫欲以稅租折為銀絹三十萬  
代割三鎮通舊來銀絹五十萬每年通計八十萬兼此  
日皇子郎君曾言下項禮數惟大金皇帝開境數百里  
撫有諸國欲以皇帝車輅袞冕等為謝及今使人附宰

臣等表奉冊寶增上尊號仍令三鎮之人遇大金皇帝  
生辰齋戒十萬人祝延聖壽王雲至真定斡里雅布大怒  
謂雲曰禮物復還若二十日之間不即割地則提兵至  
闕下矣 遺史曰先是王雲奉使還時太原未陷金人  
亦頗厭兵遣雲來只要三鎮租稅限半月到燕山府仍  
要朝廷遣使命三人分往三鎮告諭從初請則便可解  
兵仍不得爽約雲星夜奔馳到京師入奏上大悅顧問  
大臣皆不肯許之雲與少宰吳敏素不協以事黜責雲

出唐州雲獨再抗疏論列利害敏百端沮之竟不遣至是敏已罷相王芮還朝廷遣雲偕行少宰唐恪令翰林學士承旨吳开作告議以懇三鎮之地其畧曰若邱鄰存好則洪恩再造提師再至則宗廟殞亡識者咸哂其氣沮弱而言不祥王芮之來也禮貌甚倨持其書於御前曰陛下既不割三鎮之地又安忍復欲立契丹之後上曰此乃奸人之所為也芮請必割三鎮要金帛車輅儀及加大金皇帝徽號上乃卑詞深明其故非朝廷之

罪厚禮遣芮還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四日丙辰盡二十九日辛

酉

二十四日丙辰尼堪陷平陽府知府經畧使林積仁都  
統制劉銳棄城走 宣和錄曰先是義勝軍四千人屯

平陽其將劉嗣初領其衆聞尼堪已圍太原密遣人獻平陽圖于尼堪於正月十九日叛歸金人於是尼堪既破太原乃進攻汾州且分兵以攻慈隰以此諸郡勢甚張汾州堅守以待救朝廷分河東為兩路其隆德府即為東路經畧平陽府即為西路經畧各命守臣以援汾州十月初十日汾州失守主將張克戩死之當是時議者曰汾州之南回牛嶺甚險峻如壁可以控扼於是乃命將以守朝廷又遣劉銳統衆駐劄平陽以捍北邊然國

用乏竭倉廩不足士之守回牛嶺者日給豌豆二升或  
陳麥而已士笑曰軍食如此而使我戰乎敵領銳師以  
寇回牛嶺敵于山下仰望官兵曰彼若以矢石自上而  
下吾曹病矣為之奈何未敢前進俄而官軍散去敵乃  
登焉十月十四日敵至平陽銳領兵遁去遂陷平陽官  
吏皆縋城而出自後威勝隆德澤州皆失守矣 逢敵  
記曰十月十九日至平陽府三十四里見村落間牛畜  
車乘居民婦女官員宅眷扶老携幼號呼之聲蔽川而

下問所從來云敵破汾西縣并靈石縣趙城霍邑縣一帶驚移人戶避敵至此是日晚到平陽府謁平陽府都統劉統仲武之子語余李宣撫被召种安撫河北巡邊种公至鄭州以疾乞致仕相繼差折參謀名彥質字仲古遵正子也陞宣撫判官權宣撫使事李宣撫未至諸帥及制置司統制官申發邊機文字五六日無與決劉云雖被命差充統制並無人馬汾州劉統制張思正人馬又不知所在止有今日統制官李安人馬步兵一千

一百人馬八十餘疋汾州制置司差往回牛嶺把隘又不屬管萬一敵馬出沒何以支梧余退即謁太守林學士名積仁字充羨集謂林曰敵騎次第不久至殊不為備何也林云城上敵樓今春為背叛歸朝官劉嗣初耿守忠所藝無軍兵無糧食無器具何為可守也集謂林曰此學士已不作守計林曰係殘破州郡寔不可守余云既如此可於南門差官堅守先遣出婦女老小留壯人居城中以省糧食是時城中尚有七八分人敵不至

即已萬一敵至旋作處置林令宜候請兩都監令開門  
放出婦女老小留壯人十月初八日至宣撫司見折宣  
判具言九月初三日破太原有鄉兵自太原走出至孝  
義縣言城破日城中尚有萬餘人官員并宅眷軍人富  
民縑帛盡為張孝純焚了唯餘金銀張孝純與其子被  
執軍民皆癯瘠委頓宅眷皆投濠河者不知其數途中  
又聞金人遣使講和某大不然之但以此相款要生姦  
計爾所過州縣皆相慶悉已弛備使司須行下令嚴作

隄備仍申奏朝廷折宣判云某恰亦上心來又云某過  
州縣無軍馬無糧食無器械何可使之守也使司當契  
勘速償那之撥應副軍前遇敵又不納級及數處有潰  
散軍兵哨聚作過如溫泉縣汾州回牛嶺一帶可速築  
寨以為離落折公曰公近日邊上來盡知仔細又將官  
所論甚好有數事欲再煩公出又曰近得旨令極力保  
守平陽府并汾州一帶平陽府今為汾西縣路帥府隆  
德府今為威勝軍澤州等路帥府懷州至內管安撫司

使公事知平陽林積仁不依守計都統制劉銳是朝廷  
差來不用命可煩公往彼見林積仁語與朝廷今日陞  
平陽為一路與一州事體不同萬一失之是失一帥府  
豈不作守計何也汾州平陽分擘軍馬應守禦次第可  
與劉銳商量施行劄子差余前去平陽府勾當并照應  
汾州一帶余納劄子申奏朝廷納級指揮當格每納級  
轉一資是時軍前遇敵殺獲更不納級候邊事息日一  
例轉資乞支撥軍器於闕少州縣乞將統制官并戰士

七日一次犒賞乞召募有武勇使臣并効勇守城依制  
置使司請給食糧乞給旗二面付某招集潰散軍兵日  
下分募支給請受招集五百人減二年磨勘乞差撥軍  
馬前去軍前應援使喚乞支降逐州縣少闕錢糧得兩  
日行下指揮數內軍器更切於見有州軍備那宣撫司  
重行應副降賜庫造旗二面付某招集潰散軍兵武勇  
使臣并効勇各計召募十員名差撥人馬余十月初六  
日早辭晚宿狼車即發牒遣介往隆德府請姚李二漕

理會錢糧初九日晚至澤州城外馬舖安下初十日早  
謁直龍圖閣大守高世由三日招集潰散軍兵一千三  
百餘人悉皆赤露癯瘠並日下給券親自押赴平陽府  
經畧安撫使林積仁具以折公之語白之林云城決不  
可守余云今日事體不同太原已失此陞為帥府屏捍  
一路極力保守以御前近降處分甚是叮嚀今漕司與  
宣撫司亦自極力應副敵馬未至自家已不作守計何  
也是時城中有四五分人余再三白之林曰甚好來與

都監到城上一觀余即謁劉都統下若干兵馬某近離  
宣撫司見近宣撫言聯發軍馬來劉云並張思正軍馬  
共有萬人差使處已自不少十一日登城周圍二十四  
里敵樓戰棚一百五十餘座經耿守忠劉嗣初焚藝之  
後更不曾修繕有五百餘領但可以掛搭四門敵樓以  
百步法守之守城二十四里合用三萬人城中止有軍  
兵三四千人余問兩都監答云少匠人闕材植余又問  
你不憂顧直招百姓匠人某昨來行趙城霍邑道中瀕

河汾見官中牌筏拋失于道次者自不少何不取用兩都監又云盤運費力余云今若取于趙城霍邑事無及矣城中樹木遂急盡伐以用如有不足拆係官空屋舍并民居空屋內民居空屋後來官中修還并牒施行都監又曰見官科撥行下諸縣應副至今諸縣不為著緊余對曰待牒府取曾弛慢縣官職位申宣府司至二十四日申後謁都統制劉銳云適得回牛嶺急報余云都統莫順遣援兵否劉云統制司見管軍馬一萬餘人遣

四千軍五百匹馬往回牛嶺把隘二千軍隰州見存者  
四千軍馬五百匹敵至豈不要接戰守城禦敵又得府  
州知州折可求書來求援兵書辭懇切要郝仲連提兵  
三二千救援府州已破豐州并二寨探報得欲來攻府  
州極是危急劉曰此處軍馬見患少郝仲連自是宣撫  
司差充平陽府路副都制本司不敢差須申稟撫司余  
云都統更宜多方擘劃措置事不可緩退謁林經畧林  
云今日偶得進奏官報某落職與遠小處監當某已是

罪人只今交割便行某云經畧更承受得何處文字若止是進奏報未得朝廷劄子便豈可交割離任且更細審之方當邊事之際但恐擅離朝廷怪訝愈不便林云恪得闕報敵馬擊散回牛嶺把隘人昨夜已到趙城縣次第已過趙城縣余對云昨夜劉統制方聞敵馬在回牛嶺今晚到趙城其行甚速余顧林經畧使令革問此去回牛嶺近遠云一百九十里某少頃拜別經畧且行林曰却往甚處某云事已畢且歸司余退畧早飯欲別

林經畧餽畢至使衙即見林公戎裝索馬張蓋余至即請余余問經畧所出林云適又有關報敵馬離此三十五里余云劉統制知否莫須遣兵把截掩擊不可使向邇林云恰報劉統制兵出城復又入城不知如何遣人傳語問矣公得行否余云即今便行遂退才出府衙趨南門遣行人于城北催行李同出城約兩茶間見酒肆往來人云敵馬已至城下斯須余親隨任忠約行李至云不可出矣敵馬已至北城下有一人携一卷文字

立濠根叫云打話余謂任忠曰汝可管押行李且於樁務尋一安下處我自登城已時看至城已有三四百騎後面塵頭不絕相繼而來時至酉約有萬騎立濠根携文字人云大王交我招安你城中官吏軍民有文字在此將索來約上城去我問你懣可降也不降若你懣不降時大王領人馬從絳州掩你懣下來看走出那里去城上人皆不答又問如何不做聲今都來攻打你城也日已晚且去也更與你懣一夜商量來日恁地時城

破也敵馬遂退離東北四里劉寨余語劉統制敵馬既至請都統速差官分壁地分催軍民守城軍兵稍有上城上百姓并本府官吏盡不上城余語劉統制云若林經畧不上城何以率官吏軍兵劉統制云遣人請不見余云待某自去請躍馬至府衙中悄然問林經畧在否云已登城即至城西問來往軍民曾見林經畧否云著白布衣恰自此擦城下去矣見兩都監一監務余語之曰三公不要走可同共守城余即下城于街巷親率百

姓上城家至戶到呼召非老即小或婦女輩壯者悉皆  
逃避矣盡率軍民止守禦得東城兩壁餘無守禦雖有  
登城者亦皆乘間擦城逃避斬十數輩不能禦過至侵  
夜兩壁守城人擦城逃去十三四至四更巡城去之殆  
盡余守南門至五更忽隨行人報統制官西門統制官  
已出至二十五日夜余亦遂出行十五里聞敵兵發鼓  
掩殺我軍行二十五里天曉敵兵追趕驚移逃避人戶  
稍截車乘并頭畜四百餘道間居民婦女扶老携幼或

相離棄號呼之聲所不忍聞是日城中居民與官吏皆  
走以城降

二十六日戊午侍御史胡舜陟上言乞救援中山胡舜  
陟言伏見陳闕蠟書其詞哀切言真定城破屠戮生靈

不知幾人敵據高城愈難追退臣讀之流涕竊歎朝廷  
何忍其如此未嘗遣一兵一馬為援也李邕三十四狀  
奏陳畧不見報朝廷豈不惜土地而愛人民但以與金  
講和不敢動兵一何失計之甚也臣請為陛下言之古

者列國兵交使在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是息民而貴和今敵遣使來而我使亦往彼此按兵不動乃所謂和也然金人貪利不已今日陷一城邑尋侵而南有并吞席捲之意時遣一使邀求寶貨詭辭為順使不為備我之使往脅之以威不得吐一語但依金人甘言奏聞而朝廷不察其情偽便謂和議已定宣撫司見講和如此亦不遣兵救援真定以至于亡陳闕所以言彼受和議之使留寨中而任意攻取無人救解彼何計之得

而我何計之失也今敵悉力中山城下朝夕必攻城矣  
若朝廷又以講和之故不令宣撫司應援必失中山失  
中山則河北諸郡不攻而自下矣河北下則京師不可  
都而宗廟社稷危矣陛下何不以宗社為心乎 又言  
彼既攻城殺人放火而我師援之理不為曲朝廷若任  
諸鎮之存亡不復顧恤則更無可論若欲保全伏乞速  
賜指揮宣撫司火急遣兵前來某之言如此可謂切矣  
陛下若聽大臣之論謂既講和不復應援則非為宗社

大計第土地人心必兩失之若大臣謂今日無兵何以  
為援臣以為河北之民皆兵也使諸郡縣傾廩庫於民  
共之朝廷以好爵縻之何患人不為用但係措置何如  
耳乞宣撫司兵自深冀來祁會合馬忠兵宣撫兵擊其  
東中山為內應則轉禍為福易敗成功其言似亦有理  
伏望陛下詔三省樞密院日下詳酌施行 絳州軍亂  
守臣官吏散走 河東逢敵記曰十月二十八日絳州  
被潰敗軍兵并本州軍兵放火自亂太守朝散大夫李

弼傳并官吏軍民散走獨存市場務官吏度不得免自  
操鎗刀殺獲十數人遂稍定是時絳州衙兵為太守擡  
轎既行出城各捨轎而去復入城中攘奪金銀李守遂  
步行至高樂絳州倉庫有漕司金銀縑帛糧斛約三百  
萬河東漕司歲計在此只童貫平貨場匹帛兩綱是六  
十萬皆被奪去 遺史曰是日軍亂守臣李元孺通判  
徐昌言棄城走軍民劫軍資庫蓋四川一百八綱盡在  
絳州不卸然後河東州軍轉請人知富饒遂致攘取帑

藏為之一空

二十八日庚申黃鏐除給事中由海道使金國先次以  
禮物等往因議和 尼堪至澤州城下

二十九日辛酉侍御史胡舜陟上言政事未得其正宜  
急正之胡舜陟上言春秋傳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老氏亦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其事好還國家自熙  
豐間王韶建開邊之說王安石主其議遣將用兵無歲  
無之瀘南廣南勤師遠伐至崇寧以來尤甚西開青唐

以及夏國南築谿洞以及丹州西南則建祺祥等州皆  
不毛之地而驅赤子蹈鋒鏑死者不計其數往者竭其  
膏血凡五十餘年而又王黼童貫合謀以敗契丹百年  
之好約金人以墟其國是以上帝震怒禍我國家金人  
乘勝長驅中原豈非所謂弗戢自焚其事好還者乎陛  
下踐祚適于斯時宵旰之勞未見微効蓋天怒未解人  
力豈勝哉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觀今日祖宗寬大  
之政氓滅而未舉王安石刻急之法為害而未除法度

未得其正也士大夫之欺罔誕謾驕奢貪鄙曾不少悛風俗未得其正也事未見功賞已驟至及其敗事罰不加焉賞罰未得其正也閹官近習猶執事權頡頏恣睢無所忌憚任用不得其正也昔之叨冒恩寵者未加錮削懷才抱器者陸沉州縣爵祿未得其正也昔之僥倖富貴者一毫不取火耕水耨者困于重斂賦斂未得其正也數者不改豈所謂正厥事乎伏望明詔三省凡是數者皆反正之庶幾震怒一解妖氣自銷詔令三省照

應施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辛酉盡其日

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种師道卒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至懷州遇疾奏利害於朝曰金人頃邀金幣安然北去今若復來是必集諸國大舉鋒

銳不可當臣前計不聽青滄衛滑既不宿兵無籬藩之助欲乞大駕幸長安以避其鋒至於守禦攻戰責在將帥戰鬪事非萬乘所宜任也詔師道赴闕計事還都而卒 靖康小雅曰公諱師道隱君之後其先世衡諤誼皆為名將公復能世其家威著西夏燕山之役公為都統制論詔童貫不合節制不復從公出既失律以劉延慶代之二太子之入也公自陝右同弟師中姚平仲等提河隴勁卒赴難京師遂除同知樞密院時二太子攻

封邱門公建議乞優以金帛官爵募敢勇之子乘城縱  
敵人登城甫及女牆即執而殺之且令城中發喊不輟  
縱火誘敵人使登不信宿可盡戮之白時中李邦彥吳  
敏李綱皆聽既而勤王之師大集公欲簡科分為三等  
上等出戰餘皆守城先立厚賞之格以示之選將分總  
距敵二三里環營守之總絕其剽掠使其乏絕趣姚古  
以所領西師會河朔將兵選精銳五萬人自河陽駐潛  
州進屯敵營之後刻日并力攻之此必勝之策也時李

綱方遣姚平仲劫寨又不用公言倘欲城下決戰則渡河之後會諸道擊之又不聽平仲敗績公復言劫寨已無功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千人擾之不十日敵遁矣邦彥等畏懦又不果用敵既退除公宣撫使屯滑州既而又命移屯河陽時公年七十餘老病憊甚自力上道遂薨于途嗚呼公之料敵制勝審矣當時將帥無出其右者邦彥庸繆固不足道而李綱號為喜功名

者復不聽公策此為可恨然公之未亡天下猶倚為重  
既復謝世孰不嗟惜嗚呼此亦天也詩曰壯哉此翁謀  
深氣勁終始一節佑我三聖百戰之餘所料必勝提師  
入援敵讐威令疊盡良策衆莫之聽割地增幣強隣益  
橫萬里長城恃為藩屏倏嗟不祿亂何有定旌旗無光  
兵民淒哽餘烈昭昭方求獨盛 封氏記年曰种師道  
薨猶子湘知叙州以伯父師道自來勞績奏上乞加褒  
恤中書門下省吏部狀準司封紹興五年六月三日勅

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故太尉同知樞密院事開封  
儀同三司种師道親姪閣門宣贊舍人新差權發遣叙  
州軍州事种湘狀亡伯師道出入五朝四更文武忠諒  
顯著見於勲業任提舉常平日因上言免役等事入元  
祐黨籍伏念伯師道元係太尉見任樞臣薨捐之日蒙  
恩止依散節度使劉昌祚等例贈開府儀同三司今伯  
師道在位別無子孫具告勅策屢經兵火並皆失去無  
緣詳具今畧具大節并遺表錄曰在前欲乞依元祐宰

臣呂大防近例恭候行下太常寺定謚具贈官吏望朝廷酌施行伏候指揮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种師道特贈少保仍令太常寺定謚擬謚曰忠憲詳按謚法曰慮篤國家曰忠文武可法曰憲勘會本官係特恩贈謚依指揮合命詞給告伏乞朝廷酌指揮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依太常所中司封公到勘會种師道生前封告昨緣渡江散失案牘無憑契勘外尋將渡江後應管簿書檢照得無种師道封告除下已种湘取

索候列別具狀伏供申施行奉勅旨古者死而無諡至  
于周有考行易名付之公論褒貶予奪莫之敢私百世  
傳焉垂勸天下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  
贈少保种師道世載韜畧性服仁義早親有道大自修  
飭言行無玷出處可觀論新法之害民遂坐黨籍言北  
伐之誤國致使黜休北敵內侵起授師柄昌言擊計國  
勢所憑和議奪之乃至禍敗驅馳出入以沒其身天下  
盡傷九原難作夫心篤國家之念可謂曰忠材兼文武

之資是宜為憲使爾不朽名言在茲精爽未淪尚歆加  
寵可謚曰忠憲 告詞云材弗冗于當時名愈高于後  
世自賢哲遺恨常多朕方聽擊鼓而增思悼爪牙之先  
奪肆加褒恤載揚芬芳故太尉鎮洮軍節度使同知樞  
密院使贈開府儀同三司种師道文武具宜忠孝無爽  
昔在燕山之役每忤權臣至于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  
既沮於和議功莫遂乎戰多飲恨而終昌言猶在贈典  
未及人情鬱然因猶子之控陳升亞保而作寵誦詩見

方虎之烈聞輦思頗牧之風夢想音容撫嗟何已恩章所及其尚知歆可特贈少保餘如故 折彥質撰公行

狀曰公諱師道字彛叔其先河南人曾叔祖放隱君者退居長安豹林谷子孫因家焉曾祖昭衍贈太保曾祖母徐氏贈廣平郡夫人祖世衡贈太傅祖母劉氏贈普寧郡夫人父記太師母尹氏贈永國夫人伯父開府儀同三司諤以郊祀恩補公三班奉職從破西夏米脂城遷右殿直用試換法入選左任成州寧州鎮洮軍推官開

府公既捐館幕屬徐勳輒用印作奏薦士詔御史問狀  
勳即引朴為證朴聞府公之子也公馳至京師上書訴  
狀斬然在衰經之中豈復與聞他事倘不獲免焉似為  
夏人報怨耳神宗皇帝即日赦出之陝西轉運使王敏  
臣聞而義之辟以為屬罷為熙州推官帥司以並邊儲  
事無急于糴買糧草者遂以委公盡除攬官弊俾商賈  
不病而價以平事如期辦使來取其法下諸郡會同谷  
縣有猾吏訟田逮繫凡七十人再期不決乃檄公權縣

事公至取案牘閱之窮日之力不可徧然所訟止于母與兄也公遽引吏置之法問曰母兄訟常也淹再期以擾鄉里亦足矣吏服罪闔境快之由是二十八保各繪一像而祝焉改右宣義郎知邠州新年縣哲宗皇帝方任章案經理西事辟充涇源路經畧司主管機宜文字其後城沒煙峽秋進克州南年會賊泊口獲六路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百官入賀于紫宸殿獻俘于宣德門奏功于裕陵西夏相繼請罪納款訖紹聖

無復風塵之警公贊畫之力為多累遷朝散郎通判原  
州事召對稱旨特遷朝奉大夫秦鳳等路提舉常平徽  
宗皇帝用韓忠彥為相以役法差募孰便計于諸路為  
公所陳忤曾布蔡京挾狀咤使知德順軍言者論公誣  
詆先政復換朝奉大夫放罷逮名姦黨坐廢幾十年始  
除主管華州西徽未幾復換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湮原  
路兵馬都鈐轄知懷德蕪管內安撫使政和元年夏國  
議畫疆界使人焦彥堅以故地為請累數百言公徐答

曰居故地則漢唐以來皆是也君之疆土亦蹙矣遽起  
謝曰準公命已私事于公曰自公守境國人受不擾之  
賜恨不獲伸子姪之禮于下執事也詔乘驛赴闕下顧  
問邊事公曰無為可勝來則應之母妄動以生事此其  
大畧也朝廷方欲圖功于遠陞右武大夫俾還任力請  
奉祠除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二年再詔赴闕內侍童  
貫寔用事矣欲以諸路近裏弓箭手往寔新邊所招而  
為新邊之數以快上意上質於公公曰臣恐勤遠之功

未立而近擾之患先及也上喜其忠直特賜對衣金帶  
秦鳳路提舉弓箭手是時五路皆置提舉官入謝上謂  
公曰唯卿朕所親擢也貫病之復除宮祠然賚予甚渥  
仍宣諭勿辭留為鄉里之費四年除涇原路兵馬都鈐  
轄西安州兼管內安撫使五年築威川飛泉兩寨夏人  
侵定邊軍築佛口谷為城名洪下軍六年以本路之兵  
初臨城渴甚公指山之西麓曰是當有水命工求之得  
水滿谷至今夏人稱之以為神遷左武大夫康州防禦

使上益知公為可任矣遂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洺州防禦使潁原路安撫使知渭州八年詔節制諸路兵往城席葦平方授工而夏人全至據葫蘆河堅壁故老我師公陳于河澌若將決戰者潛遣偏將曲充趙抃徑出橫嶺俾牒者驟言漢兵至矣敵方疑顧而楊可世潛出其後姚平仲率精騎衆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獲橐駝牛馬萬計器甲數萬魁首阿山比精僅以身免城成而還上以夏國等城底城為成德軍破為邊患前去王

師屢出無功詔公率陝西河東七路之師期以旬尅  
六月師薄城下分晝夜以攻敵守備甚至我師益怠偏  
裨有據行床以督役者立斬之尸於軍門令諸將曰今  
日城不下視此俄而城潰纔八日矣上甚嘉特遷侍衛  
親軍馬軍副指揮使應道軍承宣使賜賚優渥宣和元  
年以靖夏城失守降授隴州防禦使二年童貫巡邊殿  
前劉延慶步軍劉仲武從行二劉班秩皆在公上及其  
謀帥也上以公為都統制二劉副之師出蕭關而夏人

畏公威名棄水割和踏而遁兩城皆要衝也師及鳴沙無所見而還拜保靜節度使尋以衰病乞休養御筆批諭卿之私謀固云得計朕之注意殆將付誰六年被旨徑謁宣撫司議事時童貫蔡攸已駐軍于雄州俾公盡護諸將出境公曰今日之事譬如盜入鄰舍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且夫師出無名事故不成發蹤之初宜有所失貫等曰君第行勉旃謀之不臧不以歸也公請西州之兵素所服屬者知雄州和詵在坐盛稱北人

簞食壺漿欲迎王師久矣濟師何為貫等又出御筆俾  
不得辭仍命說為副公曰彼或旅拒王師亦將討乎否  
也貫等曰直以文告況有成命要功而擅殺者償死既  
過白溝北人驟及軍容甚整詎曰爾之涉吾境也何故  
前軍多傷公夙戒人持一巨挺賴此不大潰貫等疾召  
軍還登陴北慨然而歎別遣辛企宗用勝健兵往挫其  
鋒纔接刃遂敗北人至城下使人請曰金人之畔本朝  
亦南朝之所甚惡也捨此不圖而欲射一時之利棄百

年之好結虎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之得計可乎使不獲已而罷歲幣固所願也或使歸其侵疆亦云從也唯是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望諒察焉無計折之直麾令出公遽白和為吾之計亦何善於此不聽乃遣公見上然已密啟劾公畧曰天資好殺臨陣有輿助敵為謀以沮聖意即有旨押赴樞密院問狀知院事鄭居中以文勸公公堅不從宰相王黼聞之甚怒責授右衛將軍致仕復用劉延慶果敗績而貫等出金帛招散亡以轉山迷

道為名用期上聽祖宗馭軍之法始壞矣七年起為憲  
州刺史知環州公之弟師中作守閔十有二年而後去  
民未忘聞公之來甚愜私為之約犯公之杖者有罰公  
以閉閣清淨上下肅然尋復請歸詔還保靜軍節旄致  
仕八年金人畔盟陝西漕臣王庶偶奏計在闕下即見  
宰相請急召公宰相猶疑之而和詵奏至亦言金人勢  
當長驅國家承平日久無知名之將獨有起種師道為  
帥庶少寬朝廷之憂宰相以示庶庶曰詵言及此豈非

迫于公議乎乃遣使馳驛召公而托以安危之意見於  
宸翰從除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京畿河北路制置  
使聽便宜撥取兵食即發令姚平仲以騎兵二千步兵  
一千更戍燕山未行遂與之俱淵聖皇帝即位又遣開  
封少尹田灝中使裴誼陸舜舉促公公比至西京而幹  
里雅布屯于京城之北矣或曰敵勢衆而我首以輕兵犯  
之成敗可見也四方勤王之師遂將解體不若小駐汜  
水以圖全勝公曰吾以數千之兵遲回不進形見情誦

祇取敗焉敵孤軍深入日慮援兵之至今若徑去彼此  
莫測第使二騎到城門則京師之氣自振何患於敵淵  
聖聞公至詔開安上門遣尚書右丞李綱迎宰相李邦  
彥等請降詔數付師道金人和議已定敢言戰者族是  
夜與宰執同見上于福寧殿上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  
公但曰敵人不知兵使其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  
善其歸乎上曰業已講和矣公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  
下餘非所敢知也即除公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事兼

安撫使公因雄州之役憂恚成疾勉強到闕恩許免拜  
肩輿入朝家人掖陞殿仍免隨班明日金使王芮陞對  
稍如禮上顧笑曰彼為卿故也自金人渡河諸門盡閉  
市無薪菜公請啟西壁南壁聽出入如常時人情始安  
又請緩給金幣禁游騎不敢遠掠候彼情歸扼之于河  
衆可殲也公素簡嘿執政見其所陳止此頗易之前日  
舉朝是和議獨李綱非之上以書生弗堅用也至是與  
公意合凡願有為者皆奮快從臾上亦以敵為不足平

也山西望族唯种與姚而二家子弟每相下師中時為  
秦鳳帥平仲之父古為西河帥皆以兵入援兵之次舍  
熙河尚未至平仲恐功名之會獨歸于种氏也心忌之  
乃以士不得速戰有怨言達于上公置司都城兩驛而  
平駐兵于金明池因授旨城外兵馬緩急盡聽姚平仲  
節制而劫寨之策遂行上一日遣使者五輩促公戰公  
附奏曰陛下先已議和又遣親王宰相為質又勅言戰  
者族今戰勝負未可知也他日諸公必以臣為說願詔

執政大臣熟議可否乃與李邦彥李綱及知樞密院事  
吳敏同對于福寧殿亦命姚平仲入邦彥等以為可擊  
無異詞上問兵期公請過春分節是時相去七八日上  
以為緩公平日未嘗徇日者之論蓋欲俟師中之至以  
付之耳平仲探知其意急欲成功後數日兵用不利上  
曰朕誤于聽用非卿之罪乃獨黜綱焉凡主和者稍復  
振都堂晚聚公曰勝敗兵家之常正當再擊耳諸公甚  
之都人憤焉羣噪于宣政門外綱既復位而知公初未

嘗被逐也乃已自是和戰之論搶攘衝決幹里雅布既歸  
即罷公為中大夫宮使俾五日一到都堂議事靖康覃  
恩遷檢校少傅少日復除同知樞密院事仍拜太尉鎮  
洮軍節度使充河北路宣撫使又改宣撫使駐軍濟州  
寔未嘗有兵也公請會山東陝西京畿之兵屯於青滄  
濟衛之域預為防秋之具諸公以金人重載初還豈易  
再來不足自擾費也既而种師中死於榆次姚古敗於  
盤陀朝廷始震促召公還上雖厚其恩禮而執政方欲

擠李綱使去不復有用公之意公亦失愛弟力請退休  
遂罷宣撫使令三日一到樞密院用李綱為河北河東  
路宣撫司尋以敗績被罪而太原亦相繼不守復遣公  
以樞臣巡邊蓋諸公親逐李綱有疑焉也公定不可行  
強之使去駐于河陽金使王芮至燕山倨甚度知敵情  
必大舉入侵即疏請駕幸長安以避其鋒守禦戰鬪之  
事本非萬乘所宜任責在將帥可也朝廷以為怯後召  
還至不能入見上遣中使挾醫勞問無虛日是年十月

二十九日薨于賜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六上臨哭之  
慟輟視朝五日賜衣衾棺槨龍腦麝臍以殮贈開府儀  
同三司今上即位再贈太保告詞畧曰昔在燕山之役  
每忤權臣至于靖康之初首陳善計謀既沮于和議功  
莫遂于戰成飲恨而終昌言猶在太常謚議忠憲以心  
篤國家之念材兼文武之資也建炎元年六月十五日  
葬于萬年縣神禾原公娶尹氏贈宜春郡夫人男誥迪  
功郎溪保義郎閤門祇候皆已官而卒孫彥崇彥松彥

崇死于兵彥松早夭朝廷命其姪滋奉祀公初居建中  
避建中靖國年號改師極徽宗又特命名師道公色莊  
氣壯顧瞻有威寡言笑謹許可量度濶遠接物誠至為  
族黨鄉里推重開府公每以公輔期之識者不以為過  
少從橫渠張載學多見前輩長者練達世務洞曉古今  
故用之為州縣則吏畏民愛善政可紀用之為監司則  
百城聳畏而不敢犯法用之為將帥則朝廷尊長敵國  
懾服不用則退處田間雖畦丁耕叟皆得其懽心蓋所

學非徒為章句而所行不徇于流俗也晚年既登要路天下之人想望風采而公年已深矣重以朝廷無事幾二百年士夫無有畧知兵者聞公之謀且疑而公精神已衰又不能大振發之使其退聽此有志之士所以歎息至今而不能已也天亦豈無意哉靖康之冬尼堪斡里雅布直逼宮闕二聖北狩百寮係纍而公從容牖下晚節昭著善乎始終不慙遺一老俾壽而康以中興于王室此其難謀也宣和八年冬彥質被召來自西路與公

相值于鞏過鄭乃聞朝廷許割三鎮之地繼而有旨俾勤王之師未得逼近都城公得書歎曰吾曹奔馳而來朝廷猶訝其援緩書者云云命亟殺之明日過板橋去京城纔數里而金人方知其夜令姚平仲屯兵于金明池岸聚焉公曰蕞爾兵置于空曠之地必為敵所窺矣此兵家之用巧不得不爾其後獲譯者金人亦稱其智焉姚平仲敗士民洶洶見公顏色晏然若無事者乃定頃年有客從公討敵而二年罷臥于道見而問之病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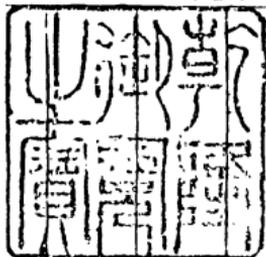
去復命戮之客以問公公曰問為詐也不戮則人相效  
用詐矣及其治民惟恐其傷童貫初欲平陝西物價以  
低昂錢法帥臣徐處仁錢昂生異議貶民間哄然為之  
罷市公遽下令議法未定姑金銀準折由是涇原一路  
獨不失所少日部使者以錢通流約同刻奏乃謝不可  
曰吾邦蓋不爾也郡門空虛至閱數月訟事至庭取筆  
書牒尾有罪即笞捷若訓子弟無留禁者胥吏告緩急  
事叢或俾軍典以主之築塞樂園于懷德之郊春秋從

賓客鳴鼓吹邦人携酒肴羣坐擇勝童兒騎竹馬以壽  
使君熙熙然不知其在窮邊極塞也平涼士民相與起  
生祠塑公像而事之及聞公薨作佛事薦酒食過期乃  
罷金人初入都城也求吳敏李綱劉韜折彥質與公公  
既不可得乃取公之姪承議郎冽冽見樞密院昉昉敵  
中要人也曰在雄州邂逅一見樞密若用其言斷無今  
日之事燕山收復碑猶在詆訾為甚今始知忠義矣君  
亦何罪留此時劉韜在旁屢歎金人既退冽等始奉樞

出都三遇羣盜皆列致奠而去與之金幣不受同行獲  
免者甚衆易曰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於公見  
之矣顧何施而不可哉彥質嘗銘端孺之墓矣今復獲  
狀行文字荒淺不足以起昆仲之盛德大節然神明臨  
之辭無愧焉者或庶幾爾從事於西州也凡所施為吾  
先人實同之其後彥質復佐公幕府識公最早得公行  
事最詳云謹狀 中書舍人孫覲行贈開府儀同三司  
告詞充國已老能固守于前議遂訖先零之誅庶頌未

衰卒見廢于衆讒馴致長平之敗眷予宿將時乃世臣  
出授律于齋壇入參謀于帷幄安危之意望想尤深死  
喪之威哀歎何及具官某剛明而克斷沉鷲而善謀早  
疇闢國之勲進陟總戎之命折王恢之初議屢陳徙突  
之言釋婁欽而復誅莫救噬臍之悔追懷前職進貳本  
兵庶資厭難之奇自有折衝之效懋遺之歎遽驚一鑑  
之亡殄瘁之悲何愛百身之贖式章異數申勸遺忠錫  
盾瑠戈畀元戎之十乘袞衣赤舄煥命服之九章終始

之間哀榮斯極伏惟英爽歆此寵靈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一至六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冲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易藻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一日壬戌盡六日丁卯

十一月一日壬戌朔夏人陷懷德軍守臣劉銓通判杜  
翊世死之 遺史并幼老春秋皆曰先是十月夏人陷  
懷德軍通判杜翊世禦退之是月夏人再寇懷德軍潛

穴地道以貫城中凡七十數處是日曠黑飛穴洞徹敵  
蟻綴而出城中驚駭翊世大呼蹀血鏖戰以疲兵千餘  
當敵數萬自度必敗故縱火悉焚芻廩帑藏黎民盡逃  
敵入官軍殲焉敵脅翊世使降翊世瞋目叱之義不受  
辱遂火其室舉家死于烈焰中翊世解紅羅帶自縊  
死建炎元年八月涇原路經畧以閫贈五官與恩澤十  
資以所居為忠坊 劉懷德死節錄曰靖康元年秋五  
路之師率皆勤王關輔一空夏人乘虛遣太子及其國

相李遇昌誘三瓜諸部兵合二十餘萬人攻懷德軍經畧使席貢念懷德為要衝之地擇威望可以當敵者咸曰瓦平寨第一正將劉銓忠愿得士心若欲當敵非斯無可用由是牒銓知懷德軍銓素以忠畧聞自負其才可以立功即日捧檄就道冬夏人素聞銓之名不敢為意與計屯兵綿亘數十里而圍之懷德城薄以卑兵少而食不足銓甫至懷德晝夜修城及戰守之備軍民亦喜銓莫不願盡死力銓激昂自誓戒將士以忠義節當死

守以報國敵攻城之具智巧百出銓悉以術破之敵技不能逞月餘殘殺夏人已萬餘人太子懼謀于遇昌欲退遇昌曰城中縱矢石無數度亦無繼然連諸部兵不能下一城益示弱會城中矢石盡時天大寒銓教人團泥沃以水乃與泥冰用擊敵遇昌見之喜謂太子曰果無矢石矣銓諜知之迺破墻發機石以疎其謀而遇昌攻愈急有戶掾張庭珪遽揭撫云可則守否不若降銓大怒曰掾心已負國矣是難與共事趣牽出斬之衆皆

股粟無不以一當百効用有程進者夜縋城出降悉告  
遇昌糧盡危迫狀遇昌乃擁進近城使以好言招銓降  
銓陽謂進曰爾可獨來濠上與語因謬目所以遣進劫  
遇昌之意頗泄其語令夏人微聞城上從而鼓噪遇昌  
疑懼即城下斬進督人旁外濠穴地以入銓亦于城中  
鑿井以應之置葛茭井中藝之敵不得前遇昌更鑿八  
隧多置旗幟亂銓之覘簷又及旬日敵知銓矢盡食絕  
外攻愈急矢石交下如雨通判姓杜者不記其名以告

銓悉如庭珪之言銓不答杜知其不可退而自經銓處死之志已決畧不少改謂衆曰丈夫一生故不難逃其如敗國事之誅天地臨之在上焉可苟免是時衆寡之勢既已不敵饑飽之力又且不相侔是夕大雪晦暝城之西北隅陷敵衆蟻附而上達旦城中敵騎布滿于前後守陴者猶死守不敢亂乃集老弱民納小城守賊攻之三日銓度力不支廼聚焚府庫環牙兵為三匝出戰譙門中時十一月十五日也初城破銓欲自裁已為敵

所執太子遣人扶傷置于別室謹其護視且致意將官  
銓銓罵曰咄咄我願肯降汝耶趣殺吾吾若不死決不  
貸汝也遂遇害建炎元年詔恤其家贈武翼大夫官其  
子姪銓字子平濮陽人唐文若書其錄後曰曲端拜大  
將軍返而喟曰使劉子平在端安能居此即其言以子  
平為人不可得今見所錄子平忠節若此而後知端之  
言蓋有以也嗚呼世已歎端不獲畢其志力而端又推  
而歎子平則天下後世之歎又無時而已也夫出而事

君生則無負死而英雄竒傑猶有以相服如子平幾人也耶 李若水歸自尼堪軍前初朝廷遣李若水使金國山西軍前請以租賦贖三鎮及若水到榆次見尼堪太原真定已陷租賦不能贖三鎮乃還朝尼堪攻澤州守臣高世由以城降敵

五日丙寅王雲自斡里雅布軍前回次于相州斡里雅布遣王雲回京師奏事雲馳駟至相州語知州汪伯彥曰金人情狀甚乖本州宜多積糧斛過作脩禦計云竊聞金

寨人語言此回渡河至京城下恐須盤薄至來夏夏初  
回師雲丁寧辭且云亦以此白磁守宗澤已而澤果謂  
雲奉使賣國徒與金人張大聲勢以此奏聞乞勿信雲  
說 王雲歸具言韓里雅布索冕輅徽號等朝廷從之詔  
太常禮官集議金主徽號 封氏編年曰是日詔畧曰  
金人來請徽號及冕輅朕以生靈之故舉而與之夫名  
之與器以寓生殺之權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曰魚  
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于人示人且不可况

棄與之乎與之矣則彼將以號令我我何所恃莊子謂  
斗斛以量之權衡以稱之符璽以信之仁義以矯之然  
而竊者為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故揭諸侯竊仁義  
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輅冕之賞不能勸斧鉞  
之誅不能禁竊之者尚如此今乃舉而與人懷何以制  
乎或曰姑紓目前之禍事大不然也曾未紓禍適所長  
禍何以庇生靈也若王莽篡漢而求借璽元后拳不忍  
與班固以謂婦人之仁胡遂與之徽號冕輅曾不思元

后之仁乎 吳革使陝西集兵講議武備吳革登對上  
問割地利害革曰金人有吞箭之誓必入攻矣乞措置  
邊備起陝西人為京城役不復議和遂差革使陝西勾  
兵委同諸帥講議武備

六日丁卯羅索貝勒自平陽分兵一由郭山一由翼城  
赴尼堪懷州之約尼堪陷懷州守臣霍安國死之通判  
林淵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諤張諶于潛統領沈闕張  
行中同時被殺 范仲熊北記曰乙巳歲秋平陽府就

糧義勝軍劉嗣初反殺掠居民轉至懷州城下兵馬鈐轄與兩隊將與之戰屬沁水暴漲官兵不利鈐轄及兩隊將皆戰死朝廷大發兵擊之嗣初遁歸雲中九月末中奉大夫直秘閣霍安國知懷州安國嘗為燕山府路轉運判官頗習邊事數與同官言金人必為朝廷患此州亦不可不備乃計度增其城濬濠繕治器甲又言其歸燕山時郭藥師嘗言欲自有燕山之地不煩朝廷置帥諸同事不以為然而安國然之乃具以奏坐此放罷

幕府憮然以為不至若此也十月間河間府轉運司牒  
懷州云金人聚兵南來令懷州防備人皆云州去邊境  
千里而遠豈能遽至此十二月童貫自太原府回行李  
甚匆遽參議官節度使范訥翰林學士宇文虛中中書  
舍人王雲皆夜過懷州虛中昔與安國善而雲勸安國  
為備甚切會朝廷遣簽審樞密院路允迪使于金國割  
三關四鎮之地允迪至懷州盤桓數日傳聞金人知允  
迪出使必欲見允迪出後至懷州士民數千人請允迪

允迪至高平尼堪退過北關太原城守破朝廷以知樞  
密院李綱為宣撫使督諸將救援又以資政殿學士劉  
韜為宣撫副使中大夫直閣范世雄為宣撫判兼叅謀  
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折彥質宣撫使參議官四  
人京畿提刑王以寧員外郎裴稟直秘閣沈瑄宣議郎  
郭執中主管機宜文字三員樞密院編修鄒柄田亘朝  
奉郎韓瓘幹辦公事主管文字官趙戩張叔獻陳  
湯求梁澤民張牧又以武功大夫防禦使解潛為制置

使以种師弓統西番人馬以許孝烈為前軍統制既而  
朝廷召李綱回以折彥質為宣撫判又進折彥質為龍  
圖閣直學士宣撫副使十月懷州官因見彥質白撫司  
兵馬久在城裏困倦甚矣一兩日欲去西山下排對少  
令意思舒豁次日遂行去州二十五里正在太行山下  
逢李若水自大金奉使回屏人密語至夜還鎮熊請見  
彥質忽曰今日有聖旨來說更不差大河守禦使只今  
彥質一面主管仍訪聞河陽大擾今彥質往彼撫定見

說河陽人情惶惑過於懷州彥質須索自去次日遂往河陽仲熊往見知州霍安國云敵人來也折彥質已走了安國曰待奏劾此人兼懷州有糧有器甲未便打得破且大家同共上城分地分守禦次日旦聞門外市人云番人來也仲熊使人往探云安撫指揮已閉了城門少頃知河內縣趙士付歸仲熊訪之士付出見云番人來也為之奈何仲熊問何以知之士付云城上送將牒來云先鋒都統貝勒仲熊遂往北城上見安國坐間

見金人差澤州書史一人來下文字前面說大金有道  
中間背盟數百言兼說已降了晉絳令懷州速降安國  
云如何回答仲熊未及言須臾一燕人來相揖少頃有  
三十餘騎來相揖仲熊問其師來之意其人語言不遜令  
一燕人譯語云南宋背盟我所以來我大金皇帝有一  
統天下之志國相英雄今又已取了太原晉絳你且看  
太原猶自取了則懷州何勞攻也你但說與知州令將  
狀來往見大都統羅索貝勒令人傳譯其所說大畧同

又問仲熊一一叙達內有燕人云是做唐鑑者孫子也  
又問與范仲淹是甚親遣歸云來日與州主商量了辰  
已間却出來時便攻打城也次日仲熊縋城而下見羅  
索貝勒問曰曾將得降狀來否仲熊云不曾將來貝勒  
曰何故不肯拜降仲熊云彼此臣子須各自理會假使  
大金使一箇臣僚守一城下撞著別國兵馬便以城降  
以謂如何若懷州不曾得大宋皇帝文字却便歸降恐  
國相聞知亦非所喜貝勒却喜曰說得是也我更不攻

打懷州仲熊云雖是都統不肯攻打懷州却恐後隊不知告覓一文字貝勒曰我大金國不使文字只一人傳一箭與後隊曰令不要打懷州又令送仲熊歸霍安國即時具事寔申奏朝廷不見回報仲熊既歸之後次日又聞敵兵已過隆德府霍安國遣仲熊迎見尼堪說以駐兵仲熊至西山離懷州約三十餘里逢見尼堪仲熊云兩朝已結盟好誓不相攻不虞國相元帥遠屈金旆以至于此必是與中國有商量者事大軍所至百姓未

曉如有所諭乞說與仲熊却令懷州安撫使霍安國奏  
知別差近上臣僚來理會尼堪云更有甚事理會爾南  
宋上皇數年前遣人自海上與大金結盟共滅契丹當  
時元約九州土地人民歸你南宋子女玉帛歸我大金  
及至各自興兵你南宋並不曾收得九州却是我大金  
取了燕山府為有已前盟約將土地人民一齊交割與  
汝是我有大恩德于汝南宋也你既無一謝我雖營平  
兩州割與大金而營平兩州戶口都在你南宋界裏我

為見百姓父母妻子離散情寔不忍使移檄去向南宋  
取兩州戶口你南宋都不發遣亦無回文不肯依約是  
時却是我先興兵來及至汴城下你上皇便不做却教  
太子為主見兵勢懼見攻破遂差使人將三關四鎮之  
地獻與我大金我信是寔頭言語便引回去更不侵掠  
是我又有大恩德于你南宋也你南宋却背盟也密諭  
三鎮堅守不附又召天下兵援太原我今所以再興師  
出不可謂之無名我本待一齊都要你南宋土地又為

大金皇帝聖旨教且以見流黃河為界你懷州合是我大金撫定去處便合歸降我本欲便進兵又為州縣須要人民若縱兵多殺人民則壞州縣你與我說與懷州知州且早來降保取家屬人民仲熊對曰元初大宋皇帝與大金皇帝結盟時本朝只不曾承得文字以黃河為界乞差人至大宋皇帝處理會尼堪曰更何須差人去理會我大金兵馬如此如今去便打破汴京捉你趙皇帝來也仲熊對曰如此却非所望于國相也况是彼

此大國勝負未可知假使真如國相之言則非大金之福尼堪曰為甚却不是大金之福仲熊云如今便一一如國相所說若趙氏為君則大金可以保歲幣必不肯更有不相承順之事若廢了趙氏為中國之地必須中國人做主有人起來興兵奪得則是創業之主與大金初無契分亦無恩義相臨必不肯將歲幣與大金亦不肯割三關四鎮自此歲歲用兵幾時是了期不過有人去國相處道討擄所獲多於歲幣國相試仔細思量此

豈是忠言討擄得萬萬是他人自將去國內久用兵民心怨恨國相任其責不如受歲幣安穩做大以仲熊所見不若與大宋皇帝商量將三關四鎮歸大金每歲更添歲幣其餘事宜自是易處尼堪曰也得與我三關四鎮每歲更添歲幣二百萬來你且恁地差人去大宋皇帝處說我且留軍在懷澤之間等你回報已前發去者急欲攻打未見次第便却喚回待指揮教與不得胡亂殺人教仲熊賚回文與霍安國說此意霍安國即時詳

悉具狀申奏朝廷既十八日回報不至番人遂于城下  
治攻具懷州又遣秀才六人往見尼堪問曰范仲熊所  
說及此申文字是霍安國不曾奏去是趙皇沒文字來  
六人云奏去十八日未有回報尼堪大怒奮身而起曰  
為道是范仲熊小官沒人主張言語不足聽不道是我  
交將我文字去你南宋恁地無信行從今日以後更有  
文字來我也不信差使來我也不見你且說與州主一  
任你們忠孝出戰亦得守城亦得只是不住手攻打也

須要六人遂歸霍安國以仲熊知敵虛實即差仲熊都  
大主管軍馬是時方得隆興府路安撫使張有極於隆  
德府未破時發來懷州蠟書云金人以南關衝散董恩  
人馬逆灑前去過隆德府關報懷州為備時敵人在城  
下日夜攻打初用雲梯敵樓上用神臂弓偏架女牆上  
用斬馬刀大斧每有敵人上來輒斬之雲梯既不能上  
乃使鷲車洞子狀如數間屋皆以生皮裹了下面藏數  
十人執鋤掘城于鷲車洞子由小梯欲登城又為城上

人以草燃火放火砲燒小梯及燒打鷲車洞子開陷板  
夜又礮石礮木用金汁及熱湯燒灌既使不得鷲車洞  
子乃立砲坐數十初放入撒星砲其大如斗城上人於  
敵樓上排大枋確尺餘糞土上面結大索網又括民間  
青布帳幕以禦砲而敵人先用火砲是燒青布及索網  
放虎蹲大砲九稍其大如七八斗栲栳每一砲到城索  
網糞土大枋樓上皆破城中人甚懼霍安國令仲熊夜  
募銳士二百餘人縋城劫寨約到寨殺人放火叫九州

漢兒反使其陣亂圖燒城下砲坐既下城見無數敵人馬軍連路極難行至三更向盡到砲坐下先十餘人放火而陣不亂遂硬相鬪各有殺傷展轉得出比明復絕城而上者二十四人仲熊方往見霍安國忽城上有人叫云東南上有白旗子來是朝廷救兵來霍安國急令仲熊排人馬欲開北門而敵人已打散城上十數黑旗子準備將領王美投濠而死仲熊乃率千人與之巷戰民兵散去仲熊被擒見敵樓上張紫傘一柄監軍烏舍

郎君坐其下令人傳譯云何故不曉逆順抗拒王師久  
勞軍馬本合一齊勦除我為愛惜生靈不欲按以軍威  
據軍士之意則要下城擄掠你可仔細說與百姓既而  
懷州萬餘人至城下皆稱云救范機宜去來又高聲叫  
云機宜放心若動著官人後百姓與官人報讐監軍使  
人傳令曰不消如此又謂仲熊曰節制不在你非你之  
罪可貸命仲熊對曰仲熊是趙皇臣子奉安撫司指揮  
來將兵才微兵薄分甘死願乞一死監軍曰我大金人

說話一句是一句不似你南朝說話沒憑據既貸你命  
只是貸命你只是貸命更無他公事你且歸去為我喚  
取州主來同見國相仲熊遂回往州衙尋霍安國不見  
又去城北道風樓上尋霍安國亦不見蓋已為金人所  
擒又押仲熊去再到烏舍前見知澤州高世由通判呂  
民中皆同坐烏舍先曰安撫已捉得也天色已晚你且  
去明日見國相遂令監守次日天未明都捉去見尼堪  
出南門約行二三百里有三坐寨其中寨尼堪坐銀交椅

皆令懷州官立其前先引第一行知州通判鈐轄都監  
部隊將鼎澧步隊將兵作一行次知官一行次監官一  
行次縣官一行次尼堪使番官傳令曰你許多人是誰  
最不肯降霍安國云是宋朝守臣霍安國率衆不降又  
問第一行諸軍曰是州主不降是你們都不降皆說某  
等與知州一般皆不肯降又令于東北望大金拜降霍  
安國云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會得趙官家文字如何拜  
降尼堪令引過盡去衣服用索執縛又令高尚書說與

其它人曰你們都是小官不關你事亦不要你降各赦  
罪又令傳過鼎澧路將官來其鼎澧路將校到尼堪前  
皆叫云不是某等不降都是霍安國范仲熊不降其范  
仲熊曾領兵出戰尼堪乃傳令曰叫范仲熊遂於縣官  
衙中拖出剥去衣服縛了問曰元來是你不肯降仲熊  
對曰仲熊是趙皇臣子豈敢便降又傳令曰你全不怕  
我軍令為甚仲熊對曰仲熊昨日已蒙監軍郎君貸命  
云大金國一句便是一句貸命了更無他公事特此所

以不怕尼堪乃笑曰難當難當又傳令曰范仲熊已貸  
命可赦罪乃命知州霍安國奉議郎通判林淵武功大  
夫濟州防禦使兵馬鈐轄張彭年武經郎監都趙士諤  
武德郎都監張謨修武郎都監丁潛保義郎統領鼎澧  
兵馬鈐轄沈闕秉義郎同統領鼎澧兵馬張行中及  
南兵部隊將五人同時被害提舉河東路常平朝奉郎  
郝愉司錄奉議郎劉汝賢承直郎司戶曹事尚詠修武  
郎司儀曹事鄭道冲修職郎司兵曹事王說從事郎司

刑曹事王舍承議教授王與權迪功郎修武縣主簿侯  
從從政郎河內縣主簿馬亞承節郎市易務求之祥迪  
功郎六曹掾張思義皆乞降宗室朝奉郎知河內縣趙  
士付承直郎司士曹事趙公譽忠訓郎監酒趙不怠保  
義郎添差監酒趙公闕忠訓郎監市易務趙子韓忠訓  
郎監倉趙不藏並過河金人堅要仲熊拜降乃使之地  
居絕其糧食正是大雪並無蓋臥身上雪厚一二尺饑  
則喫雪或潑雪取土中蔓菁根食之如此七日偶燕人

見憐之曰此是忠孝之人可擘畫物事與喫或袖熟牛肉燒餅等見遺遂得不死一日烏舍呼仲熊至其寨中問曰聞得你讀得書多今問你兩事一則問韓信用兵人才高下二則問劉景升孫策何以不能成功仲熊對曰韓信才亦不高故必設計若才高則不假詐謀無與為敵惟其才不高故必設計然後能取勝如水上海囊木罌背水陣之類是也劉景升孫策雖天資英勇然器輕無君人之體所以無成烏舍聞說大喜親屈膝勸仲

熊飲酒又以宣政殿學士濟蘇摩哩貝勒官誥一道授仲熊仲熊又力辭以義不敢受烏舍與尼堪至相得而烏舍才尤高自阿固達在日三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為便自專阿固達每撫其背曰孩兒們做得事必不錯也一切皆任之以至出誥勅命相皆許自決國中事無大小非經此二人不行至于兵事烏舍又專之尼堪總大綱而已烏舍年長于尼堪約年五十餘歲尼堪庚中生年少兄事烏舍且甚重之與二太子頗不相得

蓋二太子以貴尼堪烏舍以才自高不肯相下云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二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十一月七日戊辰盡八日巳巳

七日戊辰車駕詣种師道宅澆奠 中書舍人孫覿上  
殿劄子乞棄三鎮臣蒙恩召還不勝區區憂國之心以  
謂新宰相當國北方邊事必有一定之論起居郎胡交

修為臣言金使王蒞奏事殿上請割三關之地時交修侍立親聞其語蒞曰今得三關明日旋師去矣如朝廷不許則國相自河東來屯兵南郊圍城之西南皇子郎君自河北來屯兵北郊圍城之東北未論攻城由京畿五百里外燔燒盡使鳥獸不能過也蒞退上問宰相唐恪三關何如恪曰不予則必來予之臣不能保其必不來三問三對如此上赫怒曰卿是宰相何不決此議恪對如初臣太息言曰方彊敵怙衆昧死一來仰見中國

之甚大四方勤王之師日至將相持重嚴兵固壘斷據  
掠之路不出一技示以形勢憚莫吾測而與之講可以  
萬全矣何行營大臣狂謬算出於劫寨一敗塗地傳笑  
四方而後強敵輕視朝廷使欲割三關以要吾君宰相  
既知其必來矣來則何以待之臣聞戰國時韓魏共攻  
秦於函谷關求出楚懷王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  
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緩曰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  
利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乃召公子池而問焉對曰講亦

悔不講亦悔王割河東而講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失  
三城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王又  
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與又不講之悔也王曰均吾悔  
也寧失三城而悔無寧危咸陽而悔也遂與魏封陵與  
韓武遂以和夫秦居戰國最號彊雄尚割河東以舒一  
時之急其後席累世之富選將擇士白起蒙恬王翦之  
徒起而用事遂併吞六國而有天下所謂易敗為功轉  
禍為福其權固有此也今之三關河朔重地舉而棄之

則京師藩籬之衛陛下不得一日高枕而臥矣狂生劫塞誤國至此豈不痛哉今京師無大嶽三塗峭函之固獨恃一河耳防河將吏望見敵兵獸駭鳥驚不知所在大臣依違畏棄地之責將帥駑下無干城禦敵之功萬一彊敵舉國而來頓兵城下有如王芮之說臣恐社稷之憂不止三關而已也敵益深矣陛下當權禍福輕重獨斷而行之寧失三城無使咸陽危而悔也臣承乏侍御史首論諸生伏闕鼓倡羣小以脅君父又論大將劫

寨激怒彊敵以誤朝廷計拙言強得罪去國今蒙陛下  
召歸西省俾贊書命不勝區區憂國之心又建割棄三  
關之議上拂聖心下違衆論可謂不知量矣秦王議割  
三城樓緩不肯對公子池以操講之說使王自擇如臣  
螻蟻之命直言無所阿隱其為狂愚死有餘責矣先是  
孫覲任侍御史日見太學生伏闕入劄子乞屏逐又于  
韓里雅布退師後入劄子乞和敵又論蔡京罪惡乞竄殛  
時吳敏當國大怒以妄論伏闕事奏罷侍御史責守和

州吳敏罷去復召為中書舍人初上殿有此劄乞棄三鎮其論伏闕劄子曰臣伏見北庭大將擁萬騎入朔方跨大河直逼京闕忽覩神州隩區金城湯池之高且大也斂兵不動遣使議和將相大臣合量彼已之勢勿亟勿徐示以閒暇使之疑懼有虎口之虞壓以衆兵不戰而威之使去之百全之上計也忽傳李綱劫寨之敗上驚朝聽下駭羣情為之奈何綱本書生素不知戰力小圖大妄發兵禍以惟幄之臣恃穿窬之謀以王者之師

為攻劫之計藉令出于敵人不意偶獲小利猶為怒敵以誤朝廷而狂率無謀漏言有旬日之先提舉數千兵以入空寨敵軍四合盡驅而納諸網中無一有脫者九重帝居宗廟社稷所在而僥倖于一擲滔天之罪車裂以徇死有餘誅方從薄罰而太學諸生陳東等聚衆伏闕鼓倡羣小妄謂宰相結連強鄰開闕延敵欲起李綱復還兵柄俄頃間嘯聚數萬槓登聞鼓呼聲動地呼擲瓦礫狙擊大臣屠裂中貴人流血滿道天子震驚與之

召還李綱然後解去自古衰亂板蕩法紀大壞書傳所載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唐德宗時除國子司業陽城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請闕請留夫城者道德文行一世標表嘗率諫官合論裴延齡不得為宰相名震天下諸生請留以為師範朝廷所當從而卒不從從之是衆為政也太學者賢士之關禮義之所自出也朝廷衆建師儒營宮室豐饒廩以養士祭酒司業以率其屬博士掌訓導正錄掌規矩恩禮深厚教法明具士當惕心易慮

以承上之休德陳東等乃幸天下有大變蔑視官師不  
告而出鼓衆興訛厚誣朝廷朋比之罪人迫脅君父肆  
行毆戮遂至大誅而李綱不知羞愧尚帶其面立于朝  
端陳東安罪學宮洋洋自若夫今不治他日必有握兵  
之臣劫制天子武夫悍卒戕害將帥縣殺其令丞郡殺  
其守倅以衆暴寡必自茲始矣臣承乏國子司業時童  
貫修建武學落成矣陳東為教諭議率同列獻書童貫  
請車駕臨幸其中有不從者遂至謹譁臣問之曰武學

落成何預太學有云頃者乘輿幸太學而武學生例被  
恩賜此東所以建獻書之議蓋東狂生不守分義其志  
止欲國盡付之柄猖狂不已以至稱亂今雖未即典刑  
當具申學法棄之遠方終身不齒為多士之戒無令覆  
出為惡以階禍亂天下幸甚其論和戎劄子曰臣聞人  
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自託于鄉里人  
主維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即大位坐席未暖而強  
敵深入長驅萬里所過州縣無一人櫻其鋒者中外之

憤孰不欲一戰驅之為快然茲事甚大陛下當飭將相大臣深思熟慮為萬全之計差之毫釐便有莫大之悔遺社稷之憂不可忽也臣竊讀國史見寶元康定間趙元昊為嫚書邀大名以怒朝廷規欲謹絕以激使其衆舉朝忿然皆曰發兵坑小醜耳時吳育為諫官奏言成平日久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且當慎而撫之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擇士堅

城銃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于必叛而吾戰守之具立矣䟽入宰相張士遜見之大笑曰人言吳舍人患心風果然于是決意用兵所向輒敗一方騷然大將劉平石元孫任福相繼戰沒大盜王倫轉掠江淮間契丹聚兵境上邀請三關之地中國耗虛邊民疲敝天子厭兵賜元昊夏國主如育初議今金人崛起為北方大國非元昊小醜之比舉國大入直抵京師又非元昊犯寨擾邊之盜天子之郊宗廟社稷太上皇兩宮在焉亦

非戰地至于將率不才士卒驕惰軍政墮壞器械朽鈍  
財用空竭法度廢缺又非仁宗皇帝之時臣熟思之莫  
如和敵為上策強敵乘勝頓兵觀闕之下彼見天子宮  
室城池範圍之大而西兵日至正疑懼不測之時陛下  
戒諸將堅壁固守不施一鏃不交一刀使野無所擄掠  
然後與之議和使彼竦然聽命卷甲而歸足以德矣其  
暇日蒐擇名將選練將士謹蓄積修法度誠中國安強  
之勢所謂屈於一時信于萬世之下者也陛下受太上

皇投艱之托至大至重豈若匹夫之勇小不忍遂較勝負于一擲之間耶伏望聖慈以趙元昊較北主之強弱以寶元康定較今日之盛衰臣一人雖不能勝衆論而憂國之言或有合于吳育特賜採納不勝幸甚又第二劄子曰臣聞道有經有權事有常有變知道之權者能摧剛而為柔適事之變者亦轉禍而為福今者強敵乘百戰百勝之威合諸衆控弦之士超邑赴都鼓行而至直抵京室以為中國有人乎此臣區區之愚力排羣議

進和敵之策庶幾甘言重幣足以厭敵人求索之心紓  
一旦倉猝非常之變而後徐圖天下國家善後之計其  
權固在於此也昔漢高帝仗一劍誅秦滅楚足定天下  
而冒頓亦崛起于北方呂太后稱制冒頓遺嫚書出惡  
言虐戲醜詆可謂甚矣當是謀臣猛將如陳平周勃灌  
嬰之徒固無恙而上將軍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  
中豈不壯哉獨季布以謂外人不必與較得好言不足  
喜惡言不足怒第當自計利害何足與論是非呂侯翻

然稱善詔大謁張澤持書幣奉車馬報謝遂結和親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而季布為任俠以勇名關中一言從容消弭兵端貸兩國數萬生靈肝腦之禍非所謂大勇者乎豈若小丈夫悻悻然拊劍疾視斬頭穴胄以報睚眦之怨者哉臣又嘗讀國史澶淵之役敵懼請和諸將爭欲以兵會界河邀其歸可勦殺無噍類也真宗皇帝曰如何殺得盡祇結怨為邊患耳詔按兵勿戰縱使歸國自是諸將謹言秋高馬肥復入攻矣或曰

未也邊儲稍實復為盜糧矣真宗顧近臣曰將帥之臣  
平居無事瞋目抵掌欲赴功名臨時便誤事卿等豈不  
知此輩情狀乃相與和附信其說耶陛下觀今日之勢  
為何如大將劉延慶屯重兵於燕山一夕無故拔寨而  
遁人馬相籍躡蹄踵交道委棄金帛谷粟如山積金人  
長驅萬里無所阻隔職此之由也伏望聖慈監觀炎漢  
之興受命而帝羣臣佐命百姓歸仁之初真宗皇帝駕  
幸澶淵殺其驍將達蘭兵威大震之時尚不忍計校一

時小利摧剛為柔以為萬世無疆之福固不俟臣言淆  
亂聖聽而予奪之計已默定于聖心矣 詔集文武百  
官議存棄三關地詔曰朕屈意議和無所不至雖袞冕  
車輅名號之類猶無所惜蓋欲保守祖宗之地土而金  
人必欲得三鎮今欲與之其利害如何欲不與之其利  
害如何朕當從衆而行之不敢自任可令御史臺告報  
百官初八日於尚書省集議以聞宰執親戚不預觀望  
令百官庭議係宗社安危各要見得寔利害若割三鎮

或不割各如何保無後患割之而來不割之而來各如何備禦不得鹵莽朕無固必只從衆議是者行之王雲既還具說金人之意且聞尼堪臨河乃集文武百官於崇政殿共議存棄三關之地王雲唱和議誘說之習使為棄地之策建議大夫范宗尹以已願棄地之策示百官曰今日三鎮焉可不棄其言多引太王避狄去邠不以養人者害人為言繇是許割三鎮者不勝其多宗尹其首也稱不可與者纔三十人何梟其首也持兩可之

說又十數人與者之言曰三鎮朝廷既常許之今不與是我國失信于彼矣不若姑且與之縱復背約則天怒人怨師出有名可不戰而屈也不與者之言曰國家更三聖始得河東陵寢在焉河北天下之四支四支苟去無以為人人民賦貢乃其小爾况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敬瑄之事豈可遵乎耿南仲吳玠欲棄地而和喻汝礪梅執禮宋齊愈秦檜何鼎曹輔陳揚庭馮獬孫傳李若水等欲戰朝廷大臣優柔不斷集

百官議于延和殿

八日己巳集百官議三鎮于延英殿是日各給筆札分列廊廡范宗尹乞予以紓禍至伏地流涕以請已而黃門持宗尹章疏示衆曰朝廷已有定議不得異論頃之宣問金人必欲得三鎮割與不割利害如何金人已與王雲約日割與不割金人之來如何守禦唯梅執禮孫傳吕好問洪芻秦檜陳國材等三十六人以為不可割餘皆從宗尹議中書舍人孫覲劄子曰臣聞蝮蠱手

則斬手蠶足則斬足何也為惜於身也今外患迭至中原久安無備傾國而至當順而撫之以幸無事而劫寨之臣猖狂妄作挑發兵禍以遺國家手足之害陛下當亟去之不果而腹心之患必矣方敵騎南下經河朔二千餘里所過州縣無一人一騎北向發一矢以抗其鋒者設欲據大河為界孰能禦之其欲得三關者猶以故地為名耳然紹聖用事者讐復元祐諸臣以棄地之罪削除名籍投竄嶺海禁錮子孫累赦不宥可為酷矣今

自大臣侍從與縉紳士大夫之衆非不知三關之地不  
得不予也非不知予三關之地可以緩兵紓禍也而元  
祐覆轍在前孰肯為國家安危之慮以蹈異日之悔莫  
如卷舌不言自為計耳臣何人首唱此議蓋區區之慮  
為割地之後金人退聽兩國休兵得歲月之頃扶顛持  
危以彊國勢選將勵兵以固無虞興衰撥亂可以復古  
建中興之烈未為失也倘以失三鎮為悔追責首議之  
臣輸為城旦投之窮裔臣寔甘之不敢辭也臣又聞擇

禍莫若輕擇福莫若重今日之事有禍無福河北陵寢  
與河南孰重三鎮之地與京師孰重陛下之所輕重判  
然不疑則當亟去手足之患無重腹心之累矣先是金  
人遣王雲約十五日以前告和割地書到不然以十五  
日渡河至是何真謂唐恪曰三鎮之地割之則傷河外  
之情不割則太原真定已失守矣不若任之但飭守備  
待之恪曰唯是日河東金人已至澤潞斡里雅布在慶源城下  
朝廷從衆議割地以舒難乃以康王王雲復持禮物請

和割地北去後數日上親閱不棄地之策方畧優長大  
學博士万俟虛監察御史晁貫之等八人令執政審察  
其材而召對之虛貫之見少宰唐恪曰三鎮乃祖宗之  
地豈可棄之金人之志不在于割地實欲侵軼中原故  
藉三鎮以為基公為宰輔宜召天下之兵與之力爭也  
唐恪言曰出軍屢凶召兵無益徒費芻糧擾百姓而已  
守信割地誠為上策且上欲以耿南仲王尚書定議而  
遣康王矣諸公召對不宜高論恐上愈惑虛貫之被旨

上殿二人咸曰河北三關契丹乘晉開運之難而盜有之周世宗御河親征始歸其地河東太原劉旻父子據有數世周世宗一征太祖太宗再征而後定積二十年之功殘數萬人之命方始一統而中國有三鎮得之誠難也且無太原則不能控制西北無瀛定州則不能保衛王室三鎮于中國如人四支也一支有病思欲去之既不令人從而喪身有矣况三國之民皆陛下赤子割地則棄民為民父母而棄其子孫豈為萬全之道乎冒

頃一匹夫也寧棄金帛妻妾而不忍棄地故終能威敵  
而保有疆土今陛下富有四海為中原主奈何反棄土  
為匹夫所恥哉大臣為朝廷以此圖國是忘萬世之業  
而苟圖目前之安由其計議踈拙致基本傾危誠可痛  
惜東漢鄧騭欲棄涼州虞詡謂疽食浸淫將無限極南  
唐鍾謨願棄江淮宋齊邱謂賣國窺利徒傾社稷然則  
為人臣而願棄國之地豈忠于主哉上曰然則奈何虛  
贊之曰金人率衆脅地此將深入邦畿為今之計當召

四道兵二十萬與衛兵還列城寨以衛王室然後以羽  
檄召天下勤王兵分屯近甸絕其所掠使深入之寇不  
能持久待其困弊然後擊之誠萬全之計于是上感悟  
不然棄地務為督兵 羅索陷翼城縣先是知縣向宗  
棄城東走入曹公山民居以城降敵

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二